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五十
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八陽

四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

十八陽

王

王敬堯

五代歐史。牒傳。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逐代之。即拜刺史。

敬堯為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治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餉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

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王延

五代薛史。王延傳。延字世羨。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

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昇我堂矣。繇是
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
鳳。在相位。擢拜右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
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
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廷將入貢院。謁見。文紀謂廷曰。舍人以謹重聞于
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
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晦。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
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
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為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
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
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
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糺。改少傅致仕。廣
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

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

王重師

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克。

鄆為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糧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王景仁

五代歐史。襍傳。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於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

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過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圍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聞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

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烏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勣李思安輕汝鳥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烏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吳縝纂誤。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今按梁家入傳。友寧乃梁祖兄姐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今此乃以子名之。誤也。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烏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今按梁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又司天攷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敗也。今司天考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丁亥戰敗。而景仁傳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未知何者爲是。最其間丙戌庚寅相距五日。而皆書日食。此烏其悞也。祖帝命景仁伐淮南。戰于霍山。景仁敗。今按楊隆演世家。乃是徐溫與景仁戰于霍丘。非霍山也。五代薛

史論史臣曰劉鄩以機略自負賀瓌以忠毅見稱懷英以驍勇佐時景仁以貞純許國較其器業皆名將也然雖有善戰之勞亦有敗軍之咎則誠於師範比跡於英公方之數俟加一等矣盡

王檀

五代薛史列傳檀字衆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

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烏小將四年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尚讓李讜於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為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於斤溝淝河八角遷踏白都副將光啓二年從胡真擊淮西之衆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敢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胡真至陝州開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殷從擊秦宗賢於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於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戎於孫師破獲其將孫用和東詣以獻從擊蔡賊於板橋偏將李重裔追賊馬蹠僅為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洋太祖破朱瑾於劉橋檀盡收其軍實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內黃檀獲其將周儒邵神効以

歸補衡山都虞侯。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檀獲賊將何肱。改左踏白馬軍副將。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効。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於青丘。檀以偏師取復密郡。遂權知軍州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左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脩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栢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爲虜騎所追。檀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瑤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賚詔慰諭。賜絹千匹。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鄧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溫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

魏博軍亂。六月。晉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鄆掎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王門關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趣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二年二月。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先是。檀招誘群盜。選其勁悍者。寘於帳下。以為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為備。遂為所害。時年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彥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然。尋再贈太師。謚曰忠毅。葬於開封縣之臯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鄆城也。綰數萬之甲兵。檀六州之輿賦。名既震主。勢亦滔天。逮其喪亡。湏議分割。猶茲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晉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濟北先生雞肋集。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湏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為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為世之姦豪戒也。

王度裕

五代歐史。櫟傳。度裕。琅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少從諸葛爽起青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

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度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度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度裕功為多。乃表度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度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度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度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度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達明立梁旗幟于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度裕降于晉。見殺。吳鎮纂誤。太祖遣度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今按孟遷傳云。梁太祖遣度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二者不同。未知孰是。晁無咎。雞肋集。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彼旗立幟之間故也。度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為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王彥章

五代歐史死節傳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
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王彥章字子

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敵翔顧事急以繩納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狃敵未滅陛下棄忽

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當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撤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楫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岩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

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嚴等謂有司勅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祗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五代薛史王彥章傳。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鎗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歎。詔贈太尉。搜訪

子孫錄用。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為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邪。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等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皆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効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遂擢用之。歐陽公集。王彥章畫像記。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惡懲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

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渭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或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吉本作復。今從蘇本。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摩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

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鎗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吳禮部文集。彥章畫像記。後題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彥章死節事。且健其材。壯其志。奇其言。深致意焉。蓋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者不得不然。然其事染之罪不可揜也。故又曰。天下惡染。士不幸生其時。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則必死人之事。若彥章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彥章畫像。謂於五代書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太息。恨舊史殘畧不備。喜得家傳。而知其詳。反覆得勝之戰。稱以天下偉男子。夙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為希慕之至焉者也。嗟乎。公於彥章。何獨惓惓若是哉。古之明將。効死而不屈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然亦太諄複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公之為史也。自言有取於春秋。此獨未之思耶。子路死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徒知食焉不辟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夫子路特見義之不精。豈若彥章黨逆賊而為之用乎。

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不足以蓋黨賊之惡矣。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於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之不見錄也宜哉。國朝徐一夔始豐藁歐

陽公書彥章事。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

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

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

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

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克

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

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

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繕。且為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

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

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

其意不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

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

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

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倔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谷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於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王宗弁

通鑑綱目。梁太祖開平三年，蜀荊州刺史王宗弁罷。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

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貧者憂而不足。」吾致位至此足矣，而可求進乎？蜀主許之。

王令謙

五代薛史列傳。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帳下之牙校也。早事從進，凡歷數鎮。從進臨漢上，所為多不法。令謙知麟

每諫之。及萌逆節，數形讒言，會從進子弘超自宮苑副使省父在郡，郡有山寺，因率令謙登賞酒，醉墮崖而死。皆從進之意也。知麟相次遇害。朝廷聞其事，詔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旌其忠也。時詔旨仍委高行周候叔復城池，訪尋兩家骨肉，切加

安撫。具以名

聞當與叙錄

王晏球

五代歐史襍傳。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

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冐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違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慶。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鄆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

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奄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苻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蒲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狃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均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劉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

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驥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吳縝纂誤。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討之。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彥球討之。契丹遣禿餒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球傳不同。未知孰是。

王處直

五代歐史列傳。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殿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

城。遂告部。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闡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藪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已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母發兵。莊

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蠻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都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撫其脣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於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鄆。都來朝。賜以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

方未防。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

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

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

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

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

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

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闖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

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

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

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

人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

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

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

與士卒同甘苦。明宗時。歷貝。忻。密。瀘。隰。州。刺。史。范。廷。光。反。于。鄴。晉。高。祖。以

廷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廷。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

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

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王都

五代薛史列傳。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祆人

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為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為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為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為處置之子。其後應之閱白丁於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言既先其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屍。衆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斬之。久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於卧內。自隊長已上。記於別簿。漸以從事孥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子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為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於沙

河明年正月乘勝追虜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晏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為皇子繼岌妻之。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鄆都都來朝覲留宴旬日錫賚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机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深心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為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為都籌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立謀叛建立僞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為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奚首禿餒率虜騎萬人來援都與虜合兵大戰於嘉山為王師所敗唯禿餒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伏之守城呼為餒王屈身瀝懇冀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宿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

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能降。於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於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唯擒禿饅。并其男四人。第一人獻於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於宮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末。付段徊養之為兒。徊知其不稱。許其就便。王都素畜異志。潛取以歸。呼為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於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正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為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富貴斯久。仁義不脩。目眩於妖妍。耳惑於絲竹。故不能防姦於未兆。察禍於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王 緘

五代薛史列傳。王緘者。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

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

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於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王正言

五代薛史列傳。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

青州。表為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
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顥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顥誅。代為節度
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興唐尹。時孔謙為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特。不
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於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
質代之。孔謙白衣。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月。便借
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命已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
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孔謙既徊白崇
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為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
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
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為

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於孔謙。正言不奈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為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為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頗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趨趣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皇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為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於任。

王贊 五代薛史列傳。贊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贊為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充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瓊統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贊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贊至頓丘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贊嚴於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畧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贊率其衆觀兵於戚城。明

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汎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下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後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漕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為開封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為備。洎明宗至封丘門。瓚開門迎降。翌日。莊宗御玄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命収梁主屍。備櫂槨。權厝於佛寺。漆首函送於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維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毅。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決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為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婿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為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戶出納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卒而

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
瓊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王建及

五代薛史列傳。建及許州人。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為紀綱。光啓中。罕之謁武皇於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後。汴將韓勣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

勣選精兵堅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効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於部下選士二百。挺槍大諫。刺汴軍却之於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鄆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於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矟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鎗效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檢校司空。魏博内外衙

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作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時棹舡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矟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笮。又命上流具瓮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繩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瓌解圍而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於戚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唯劣者忌讒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於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盡。雖知讒構。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父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復有功有疑。私心憤鬱。是歲卒於太原。時年五

王思同

五代薛史列傳。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

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於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厚。時年十六。武皇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墜着頭。其所為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興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上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授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後。為先鋒指揮使。石敬塘入大散關。思同情恃勇。先入劍閣。大軍未相繼援。董璋兵遂出之。及敬塘班師。思同以曾獲劍門之功。

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形勢即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惧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妓見思同。因歡諷動。又軍校宋審溫者。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史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於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鈞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取東西閑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扞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五代歐史王思同傳。潞王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一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之皆悲憐之。張虔鈞性褊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詬反。

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弃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長從諫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於事。然盡心於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迹之於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呴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惟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豈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憇歇。潞王欲有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屢啓於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潞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且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

王令溫

五代薛史列傳。令溫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

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為統帥。嘗與契丹戰於上谷。明宗臨陣馬失。為虜所迫。令溫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故兵為之稍却。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祖以令溫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溫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於虜。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雲武漢有天下。復為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

有二詔贈侍中。

王建立

五代歐史列傳。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

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

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罪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間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損。明宗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為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

即位。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使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千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顧指之間。而文珂不敢建。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五代薛史列傳。建立封韓王。至鎮踰月而疾作。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即召

賓介竹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杜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為壽官。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杜。其崗阜重複。松檜藪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吳鎮纂誤。建立為右僕射同平章。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九月爾。而傳中云歲餘。誤也。續世說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為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為王塚壘。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王清 五代薛史列傳。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為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邢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昇為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

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

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瘡。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虜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池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蹶。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虜為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二於國矣。彥筠尋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俱沒焉。時年五十三。虜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

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釣於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王傳拯

初事楊浦。為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傳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

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具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拯諸衛將軍。出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略。為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即世。甚貧匱。物論惜之。

王宗弼

通鑑綱目。梁均王貞明四年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

下。洛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王承休

通鑑綱目同光三年蜀以王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唐僖宗之世宦者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

蜀主許之故有是命

王宗儔

通鑑綱目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宋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宗弼

子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王廷鈞

通鑑綱目唐明宗天成二年五月唐以王廷鈞為閩王廷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八陽

王

王弘贊

五代歐史。集傳。弘贊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
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

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
朝于京師。駕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
塘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塘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
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
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贊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避
猶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贊
難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
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
舍。高祖具以弘贊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
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

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贊奉帝居于州廨。弘贊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鷄與弘贊。初。愍帝在衛州。弘贊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墮于地。久而蘇。弘贊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僇。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鷄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贊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五代薛史王弘贊傳。閔帝崩。斂於郡齋東閣。覆以黃帕。弘贊嗟嘆之。徐謂方大曰。吾前於秦川見魏王死於渭南驛。斂於東閣。黃帕覆之。正如今日之事。吾未明其理也。

王周

五代薛史襍傳。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廷光叛於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匱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開

運末。杜重威降於虜。引虜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
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
及見虜主。僞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大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
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於鎮。輶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
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復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

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王權

五代薛史列傳。權字秀山。大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
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冉贈太尉。謚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
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
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為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
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為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
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為
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為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
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
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稱
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類於穹廬之長乎。達詔

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冉禮使回。故責詞畧曰。若以道路迢遙。即鸞閣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翔之冉使纔回。既贊憲章。湏從殿黜云。其實權以恥拜虜庭。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

左僕

射。

王松

五代歐史牒傳。松父徽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脣。引郭子儀自謂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為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吳縝纂誤。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丑。皇帝崩。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即位。隱帝也。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

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
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王瑜

五代薛史列傳。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為義

州刺史。瑜性兇狡。然雋辯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於當代。起家累為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陽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鷁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以詭計。干重威。使奏己為恒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為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為左衽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卧疾涉旬。瑜杖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首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城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

賈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同於郊外。子夜瑜舉族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澗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天不虛發手無射擣其指流血及筈。乃夜竄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為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來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反矣。又死之。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

王庭胤

五代薛史列傳。王庭胤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廷胤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

狡捷。鷹瞬隼視。嗜鳴毗睼。則挺劍而不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之朝。累歷具。忻。密。澧。隰。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鄆稱亂。高宗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具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為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廷胤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篡。時

威北走虜庭。虜納之。至是。虜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
藩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
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
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虜忿稍息。
遂連升廷胤。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
檢校大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
仕至金吾。

將軍卒。

王進

五代歐史列傳。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
為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
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
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
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
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初。以疾卒。贈太師。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

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王景崇

五代歐史列傳。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

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年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從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

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黨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遠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妄發。禍不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晉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

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暫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命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館。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王仁裕

五代歐史列傳。仁裕字德輶。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又

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江西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輿地紀勝。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二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時人以公事業類王仲淹。得房杜。王魏。以輔太宗。而開唐室。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五代史補。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生羽毛成。擲金換却天邊柱。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恢諧。見詩佯聲曰。大哥哥。不意王仁裕今日作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王 章

五代薛史列傳。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

虞侯。張令昭作亂。遂節度使劉廷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為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託。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駕褚中。竄至洛下。匿於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典侍衛親軍。召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鄆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罷不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於權利。剥下過當。歛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繕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閑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更令添估。章急於財賦。峻於刑法。民有犯盐鑿酒麴之令。雖絲毫滴。

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誼詬而罷。章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

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王繼弘

五代薛史列傳。繼弘。冀州南宮人。少嘗為盜。攻剽閭里。為吏所拘。械繫於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為明宗將。署為帳中小校。天福中。為六宅副使。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分爭。配流義州。歲餘。召復內職。遷領禁軍。開運末。虜犯中原。繼弘時為奉國指揮使。從虜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虜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弘與指揮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社重威至德清軍。

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為輕已。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於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

王守恩

五代薛史列傳。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

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婿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恩性貪鄙。委任群小。以掊斂為務。雖病坊殘瘻者。亦不免其稅。夫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為賀客。因獲白金數笏而退。太祖廻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曾為守恩非理割剥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群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

而飈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也如此。國初受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昇疾歸洛而卒。

王峻

五代歐史。樵傳。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

師。祖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

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晏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阨。峻喜謂其屬曰。蒙阨晉絳之險也。晏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晏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晏。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

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偶僥倖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於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五代薛史王峻傳。峻之為樞密也。以前事趙巗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巗以僭佞事君。破壞梁室。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巗姪崇勲。居於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

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鎮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絞綃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中。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引過。臨事不欲改移。况未勅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於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領之而已。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旣寤。心惡之。以是尤狂躁。峻才疎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旣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為指畫。乃唱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已。無禮於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吳縝纂誤。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澶州軍變。太祖入京師。峻遣馬驛率兵之許州伺變。遂殺信。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
人傳誤也。

王殷

五代薛史列傳。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澶州教練使。

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授於魏軍。殷

自言生於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為偏將。唐同光末。為華州馬步軍副指揮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鄆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為末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道。方得成人。臣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鄆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澧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澧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免。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鄆。請太祖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

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戍兵處。咸稟殷節制。又於民間多岐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庾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二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於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鄴。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大橫。福進入朝。據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禋。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殿。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乃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鍾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為衙內指揮使。不出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王重慶

五代薛史列傳。重慶，陳州宛丘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

史。因家於洛。重慶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

為廳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之騎軍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慶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慶為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蹤，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鄆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慶為亳州防禦使。又令於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祚，加爵邑。改

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王環

五代歐史列傳。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

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

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祖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儕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儕判官趙玭。閉城不內。處儕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固師以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檝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吳縝纂誤。孟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儕以兵援環。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彥儕。無高處儕。王環傳數處皆誤也。

王敏

五代薛史列傳。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真。少力學。攻文學。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鄆。時敏為

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命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勲。表為記室。其後繼勲僨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勲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繇是連坐。遂逸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王饒

五代薛史列傳。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運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運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為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閩州團練使。晉末。虜陷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剋復諸夏。唯常山郡為虜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筠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

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於京都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王朴

五代歐史列傳。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

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則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盪。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

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謀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湏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君議親敗劉旻

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

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吳縝纂誤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王禹偁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溥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悞衝太祖導從。太祖詣密院訴其無禮。仁溥令宣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校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之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王性之默記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曆。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校。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盡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诲。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上御袍襟領。鑿折鞠躬。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
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着。其敬畏如此。又閑談錄云。朴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廂校弛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忽然嗟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經史百家制度。王朴平邊之策。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先後之序。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小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大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自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

東十面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急高氣。樂鬪而爭死。號為小國。實強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器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健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則虎將乘弊而至。形所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才。其熟能與於此。王朴之材可取。王朴之輔世宗。其君臣皆以有為之才。而思復古之事。故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皆朴之功也。故朴雖出於五代擾攘之際。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蓋寡矣。學者安可以五代之士論之乎。宋秦觀淮海集王朴論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

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條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

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出於此哉。韓滉澗泉日記。歐陽公所錄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尚有平邊一策可攷爾。宋薛季宣浪語集。海窩煎熬沸鼎時。先生靜付一支顧。單辭隱几三仁在。大畧平邊百世知。到了熟庸成底事。由來用捨出先幾。長槍不用毛錐子。應使毛錐自用爲。

王會

南唐書列傳。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

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弢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二。董衡音釋。攷音叨。

弓衣也。

王興

南唐書列傳。興。合肥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興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

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惄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五本自行。今為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侯。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侯。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亦無瘢痕。攻潁州。倚營門。伐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馬令南唐書王輿傳。輿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輿伏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

而興無傷。興曰。所夢
流星是也。由此自負。

王繼勲

陳致雍曲臺奏議左威衛大將軍鄉鄉太尉侍中王府君墓銘并序。公諱繼勲。字紹元。鄉鄉臨沂人。因家為泉州。晉

江人也。其先自秦漢至隋唐。累世名德。冠冕蟬聯不絕。國史家譜。莫不詳焉。故所謂仁人之利。本枝百世。昭穆無窮。若夫離翦佐時。寧亂定功。於前渾祥輔主。濟民垂名。於後歸刀示信。誓水指期。或闢土肇基。弘大功業。近則我祖有之也。別宗因地。始封閩王。諱審知。族人尊之。是為太祖。四世之親。因之追贈。故桂州陽朔縣令。贈司徒。諱玉。公之高祖也。司空。贈太師。中書令。諱恁。曾祖也。守泉州刺史。贈侍中。追謚武肅。諱審邦。皇父也。福建管內三司發運副使。檢校司徒。贈太尉。諱延禎。皇考也。崇國大夫。人宋氏。妣也。公大昂炳靈。祥麟叶趾。弱齡襲爵。寅亮秉躬。我顯祖光宅閩區。功格東表。漢封三越。奕世重熙。脩貢職方。不替獻命。中間赤符未集。作帝自娛。維彼哲人。振振公族。矧復閩隸殘孽。乘釁肆凶。公能刻日指期。對天永誓。果見克殲猾堅。大刷耻讐。再造邦家。跡爵崇命。英鵠華路。鸞鈴飛鏞。加服九章。踐登三事。高陽舊里。繁盛昔時。行部晉安。遺愛未泯。保大四年。諭順祐

之理。稽筮遷之徵。寶融適變而動。公臆斷有焉。帝嘉其誠。允答高秩。拜侍中。加特進。賜推忠勳節。奉聖功臣。食邑三千戶。戴蟬珥貂。入侍帝闈。功冠群后。位隆鼎司。五年。領池都圍練觀察處置等使。守池州刺史。秩滿考成績之狀。居奏課之最。再命陟庸。不替厥位。七年。崇國大夫。人奔問至。自傷行役。版輿闕奉。陟屺增望。敬勞永思。忽焉哀驚。迨將絕息。羸病扶杖。允莫能興。萬石君純行篤孝。人皆儻倫焉。卒哭告祔。金革從權。起復視事。共治七載。宜民宜人。無怨無惡。惠政誕洽。庶績咸熙。朝拜左威衛大將軍。屯守期門。率厲士校。玉顏鑒物。溫言煦春。遇士大夫有禮。與小人有恩。器度豁然。貴而不佚。兼以書善楷妙。經誥墨迹。餘暇手寫。好學不倦。為善是稱。招禮耆儒。弘廣經義。通方之訓。隆諸子弟。堂構斯盛。由公負荷。有此之賢。如此之親。嗚呼。天不憖遺。哲人其萎。享年四十有五。以保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薨于京師崇禮坊私第正寢。皇上撫几增悼。廢朝三日。詔鴻臚護葬。司儀禮賄。加等啓殯。右衛上將軍謚曰。敬禮也。以其年八月二十五日。葬江寧縣安德鄉安宜里。往日卜窩於此鄉。先夫人青陵原合祔。禮也。嗚呼。祖庭撤奠。遷柩屬紳。素旒委以曳轎。雲翼翼而蔽驂。笳鼓悲鳴。霜風慘冽。世嗣號而踊絕。虞歌挽以繁絺。嗚呼。旣葬皇皇求而不見。親賓拜以復

土。輿伏回而下崗。微陽踐林。歸軒空蓋。公娶清河郡夫人崔氏。舊朝相國胤族孫女也。委發景胄。訓承大家。曹謝賢才。維則是效。裴王宗族。作賓可偕。不幸先公而亡。繼室滎陽郡夫人鄭氏。往歲名推賢淑。翼贊宮闈。玉度有輝。蘭儀誕茂。作儼于王公。從夫爵禮也。長男傳嗣。池州中軍使。顯居右職。是司鼓鞞。秉同律以聽軍聲。陳旌旗以鞠師旅。在昔宣任。今為具臣。仁孝之行。天誘其衷。端已厲俗。勤節苦學。寡欲無玩。瓊瑋奇才。或以德進。而必待舉。次男曰傳憲。次男曰傳勳。並冠而未就。賢親師進。德修業吾。門以大。其在茲乎。有女二人。長有適人。為婦之端。次以少未笄。既喪父天。殆無所怙。箴管右佩。婉惠其儀。致雍昔與。嚴助同鄉。入見諸任在列。仰覩亮迹。合紀殊庸。拂琬琰以增悲。愧銘頌之陋略。辭曰。惟閨有雄。冠彼百越。皇皇我祖。昭昭丕烈。景胄流芳。維公則哲。襲爵翁齡。守命邦節。伊昔故土。猾堅肆逆。放弑我君。盜據我國。世祚中零。厥心否塞。潛運神謀。入剪兒懸。泉山紓盤。秀出高峙。大荒東流。禹迹攸紀。帶海一隅。膏壤千里。疇昔賞功。作牧於此。崇徽九命。踐登三事。戴珥貂蟬。帝闈入侍。守郡池陽。風化大治。兩地甘棠。猶詠毅帝。執親之喪。杖寢在廬。漢文權制。墨綻外除。權從金革。起剖虎符。期門總旅。警衛宸居。學業優備。文武不墜。分袂藏書。永錫來嗣。師禮耆

儒論道說議皆軒柱楹墨迹猶記。偉哉君子威儀堂堂。蟬冕照面。玉顏生光。袞蘭鬱茂。高風彌霜。緺邈不見。人懷永傷。玄堂一閉。芳原頭新墳。青陵松柏。芳他年子孫碑存荒草。芳傷嗟哲入。

王延稟

通鑑綱目唐明宗長興二年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初延稟聞閩王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

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僞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衆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王崇文

南唐書列傳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為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為歙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擾。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為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

從効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諱。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王彥儕

南唐書列傳。彥儕。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

郡多亂。彥儕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
恂恂。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儕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
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儕伏壯士。盡捕斬之。
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為變。願公亟號
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儕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六
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儕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
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儕有
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為恭謹。烈
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
貶判官。彥儕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王建封

南唐書陸游傳。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王廷政

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卒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歛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會戶部員外郎范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摘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仲敏棄市。未幾。岑見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稽神錄。江南王建封築第淮南臨街。見媼引少女。藍縷而姿色絕世。云。孤貧無依。王曰。吾納爾女而養爾。終身可乎。媼欣然召入。取新衣二襲衣之。媼及女始脫故衣。皆化凝血於地。後王被誅。王壺清話。王建封才死。鍾謨。

魏岑等見建封為崇厲聲曰。吾為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於我。今奉候諸軍。共辨於陰。晝夜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

三子相繼卒。

王感化

南唐書談諧傳。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

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輟悟。覆盆歎曰。使孫陳二生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鈞。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建安志。感化建安人。聰明捷急。尤善滑稽。本郡節帥更代。感化獻詩云。旌旆赴天臺。溪山曉色開。萬家悲復喜。迎佛送如來。入金陵教坊。嘗侍宴。有白野鵲在苑中。主令賦詩。感化應聲云。碧巖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

枝高。他日唐主遊苑中。適有牛繫枯枿上。令賦詩。感化應聲云。曾遭甯戚
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如今問喘更何人。因以諷時
相云。盧帥張崇入覲。主為張宴。崇獻名馬為壽。馬驚跳。衆無以為計。感化
奮前云。寶馬雕安貢紫庭。渥洼神駿舊傳名。四蹄蹀躞天階下。乍對龍顏
不敢行。叱御者牽去。君臣大悅。崇私惠以金帛甚厚。唐主從豫章。舟至潯
陽遇風。龍舟幾漂。至北岸得小舟。馳救入渚。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
舟人曰。皖公山愈不懌。時樂工皆從。感化獨前云。龍舟萬里駕長
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主大悅。

王某

真仙通鑑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長自安東遊吳楚。至
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
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
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
偃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
為吾刻紙。作今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而奇光煥
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訖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
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暝晦。視其所居。則崖谷萬仞。叢林參天。

前日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睹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

敢顧盼矣。

王較

袁州府宜春誌較宜春人南唐初登第長於樂府有鴻門讌苦

熟行暑日觀道傍樹玉樹曲尤膾炙人口其玉樹曲云內宴明朝日王樹新粧逞嬌逸三閣霞明天上開靈囂震疊神仙出天花數朵風吹綻對舞輕盈瑞香散金筦紅絃旖旎隨霓裳玉佩參差轉璧月夜瓊樓春鶯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尸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殿上粘腥血若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御宇三百祀濮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顧雅樂調正氣較未第時嘗負氣忤人人欲歛之較揚聲曰莫無禮我便是吟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其人歛衽慙謝而退泉州府清源誌王較字虛中以歌詩著稱少遊豫章崔安潛為江西觀察使甚重之崔子字昌遐時在庠序與較善將赴舉昌遐置酒餞之有日者在座謂較曰君當待此郎為相及登第後二十年昌遐入相較始擢第釋褐校書郎唐亡奔淮南吳國建為右補闕以禮部郎

中致仕。年八十九卒。著歌詩二百餘篇。號

臨川集。撰前代忠臣臨危不變圖一卷。

王子邦

豐水誌子邦。雲嶺里人。南唐時為御史中丞。屬時艱虞與境。公獨與搏戰。賊悉衆擣之。救不至。遂屈首。雖殊猶挾之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大駭。相率散去。鄉人至今奉祠于社。

王承肇

輿地紀勝承肇。五代時魏王宗侃之子也。生於雅州。其母崔氏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迫其裙。因生承肇。後有僧自雅安至成都。見承肇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減半。乃孕靈於此子耶。

王昭遠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蜀主欲以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王全

長沙府志全。五代時為土軍指揮使。與洞蠻戰鬪而死。宋朝封加應侯。

王二

古今事通

隴州王二居黑松林咆谷以射生為業名生王二因

逐鹿失道遇女子渡水來身無衣袴見王而笑王告以故女曰隨我來跣行如飛一石室不聞煙火氣夜共榻晝採果與食王二念母乏供以情泣告婦送出它日再訪邀之同歸王妻趙已三男女此女亦二子與趙甚睦外人至輒避或自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史高拱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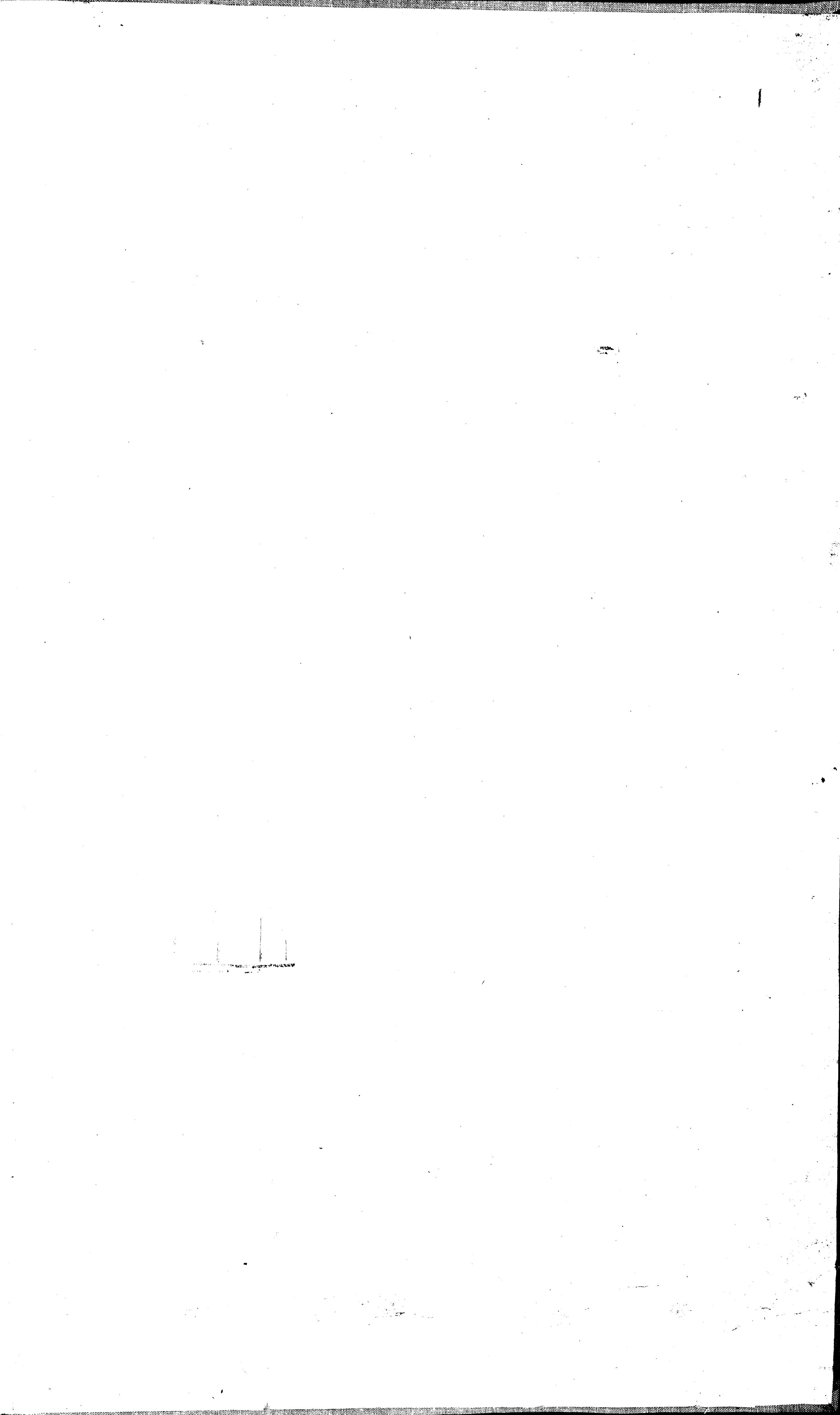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胡邦寧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Or. 61 d.



OR. II,757.

Or. 61 d.

